

野猫冲旧事

亚光 著

作家出版社

野猫冲旧事

亚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猫冲旧事/亚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63-3428-3

I. 野… II. 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9063 号

野猫冲旧事

作者: 亚 光

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小 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0

插页: 3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428-3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子

一弯月牙缓缓地穿过如丝如缕的浮云，淡淡的光芒给云雾山上那绵亘起伏的山峦，那光秃秃的崖岩以及半山上那稀稀疏疏的几片矮树林，罩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

野猫冲这座掩映在云雾山怀抱里的小小的村寨此刻也完全沉浸在这迷迷蒙蒙的月色里。和往常一样，人们吃了晚饭，把脚一洗，不等脚干便钻进汗腻腻的被窝里，舍不得多花四分钱一两的煤油。除了偶尔几声狗吠，整个寨子悄然无声。

突然，寨子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狗吠，接着是一串杂乱的脚步声，像有谁从寨子中跑过。

恰在这时，月牙钻出了浮云。月光从一幢幢低矮残破的屋脊上投下来，映在寨子中央那条碎石块铺成的小路上，也映在那个急慌慌跑来的人身上。啊，竟是个女人！

月光溶溶，凸凹不平的小路看不真切。不留神，一块突起的石板绊了她一下，她往前趑趄几步，摔倒了。手里的空酒瓶

重重地砸在石板上，碎成几块。她爬起来，看看留在手里的半截瓶颈，笑嘻嘻地骂道：

“嗨，欢喜老鸱打破蛋！”

骂罢，随手扔掉瓶颈，又继续往前跑。刚跑出几步，似乎觉得不妥，山里人好赤脚，玻璃碎片是会划破脚板的。忙退了回来，拾起瓶颈和碎玻璃一齐塞进路边裂开的寨墙里。随后，向寨子的另一头奔去了。

这女人便是野猫冲出了名的“叫山雀”周淑花。假若说，野猫冲这座二十几户人家的村寨也算得一座社会生活的舞台，那么她——秦老憨的婆娘周淑花便是这舞台上不可缺少的角色。她快嘴快舌，叽叽喳喳，就像坡上的叫山雀。要是谁家的菜园新种了什么瓜豆，刚下种她就知道，并且能在一两天内使全寨家喻户晓。缺种的人家便因此去向这家讨要，弄得主人家无可奈何，只好笑骂道：“嗨，这个‘叫山雀’！”然而，“叫山雀”决不拨弄是非，相反生就一副好管闲事的热心肠。谁家夫妻怄气或是婆媳吵闹，她总是不请自来，充当义务调解员，哭的会把你逗笑，气的会让你气消。这会儿，她笑嘻嘻跑去做啥呢？

原来，吃了晚饭，淑花照护摔伤脚的男人睡了觉，赶紧去妹妹淑贞家要白酒，老憨的伤药需要用酒做引子。她走进妹妹家的土院，突然听见屋里有男人的声气，不禁吃了一惊！妹夫张炳江去县里开“四干”会不在家，这个男人会是谁？哼，明明晓得人家屋里男人不在，你来扯啥干皮？淑花气愤了，几步奔到门边，伸手便要推门。手刚举起，却又缩了回来，她蹙了蹙眉头，强捺住怒气悄悄摸到窗下，伸出头往里张望。

屋内，一盏油灯挂在壁上，昏黄摇曳的光亮把两条连在一起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周淑贞紧紧挨着丈夫坐在火塘边，

温顺地把头偎在他怀里，眯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样。

淑花羞得满脸通红。嗨，不早不迟，偏偏撞到人家两口子亲热的时候！她捂住发烫的双颊，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这时候，她听见屋里两口子的私房话：

“那你可以甩脱队长了？”

“不，队长还是我当。”

屋里静了一下，接着又听见淑贞好言好语劝说：

“你，你就不当这个队长好不好？趁这机会甩脱，人家也不好说你啥子嘛！”

“那咋要得？虽是包到了户，一个队还得有个头嘛，你想想我们野猫冲，我不当，哪个愿当？”

啥子？包到户？真要包到户了？淑花一愣怔，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弄得心慌了，好半天才透过气来，她屏住呼吸继续往下听，偏偏屋里又没动静了。

淑花再顾不上要酒，车转身就往家里跑。妹夫连夜从县里赶回来，足以说明这件事情的重大。虽然这消息对她——野猫冲的“叫山雀”来说，算不得什么新闻，离这五十里，山那边便是另一个县的县界，那里的村寨已经实行了什么“双包”到户，早就使她感到惊讶和兴奋！依得她的性子，她会闹得满城风雨。可是，这惊人的事变绝非平常间瓜园琐事可比，淑花也绝非不知轻重的女人！于是，她只好憋在心头，常常憋得心慌。如今，这消息终于被证实了，她还能稳得住？那天，她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来，正遇老憨要上坡去割茅草。她一把将男人拖进屋，附着他耳朵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他。老憨听后竟无动于衷，只说了句：“谈鬼话。”便又拿起镰刀扁担上坡去了。鸡鸭进了槛，人才一撑一拐摸回家来。这背时鬼心狠，割了一挑不甘心，又一头硬加了两抱。天黑路滑，一脚踩虚，摔在沟

野猫冲旧事

里，扭伤了脚杆。第二天淑花去坡上寻扁担，乖乖！那一挑茅草简直就像两座小山，害得她跑了两趟才盘完。现在，这种好事果真落到野猫冲人的头上了，看他信与不信？

淑花推开自己的家门，屋里黑咕隆咚。她不去灶门边点火，几步奔到男人床边。

老憨正睡得香甜，呼噜声一声接着一声。

淑花推了推男人，没见动静，便凑拢他耳朵大声嚷道：“喂，憨猪，快起来，快起来！”

“吼天喊地，鬼找到你哪？”老憨瞌睡被吵醒，没好气地骂了句，翻身又要睡，不料耳朵却被淑花揪住了。

“起来！起来！”

淑花硬把男人从床上扯起来，她兴奋地说：“兴包啦！”

“包？包啥子？”老憨揉了揉眼睛问道。

“嗨，那天给你说的呢？”淑花说。

老憨一怔，随即摇摇头：“不，你又哄我！”

“哄你？我胀憨了！”淑花恼了，三言两语把刚才听到的事告诉男人。

老憨半天不吭声，看来，这事果然是真的了。

淑花朝他宽厚的脊背上捶了一拳：“咋样？是不是谈鬼话？”

老憨不理她，兀自想着心事。他好生懊悔，假若那天信了淑花的话，不贪那几抱烂草草，何至于摔伤脚杆？虽说这些年山上的茅草换来了一家的盐巴小用，但这种钱不好找啊！二三十里山路，中间还要翻越两座大山，一担茅草挑到柳溪镇，运气再好也不过两块五毛。要是真兴包了，田头土头，哪里刨不出钱来？庄稼人的气力就不会这样不值钱了。可是现在，他的脚杆却摔伤了！老憨懊丧地抱怨说：“唉，要是早兴包就好了！”

真的，要是早兴包就好了！”

淑花含嗔地伸出指头朝他脑门上一戳：“要是早兴包呀，鬼才会上你的当，瞎起眼睛嫁到这山旮旯来！”

老憨没听清淑花的话，懵懵懂懂问道：“啥子？你说啥子？”

“好话不说二遍，不说了！不说了！”淑花羞红了脸。

其实，淑花说的是老实话。正因为这些年庄稼人身不由己，一个穷字耽误了她大哥的婚姻，逼得她，水淹坝人见人爱树见花开的俏女子，五百块彩礼嫁到了听起来都叫人心悸的野猫冲！那年，淑花才十七岁，身体素质极好，结实而丰满，百多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依然挺着胸脯，两条又粗又黑的长辫一步一步一甩。

而她大哥，却已是满脸起皱了。为了供养病弱的妈妈和两个幼小的妹妹，他错过了年轻人寻求配偶的时光，半辈子的人了，还是孑然一身。亲友们虽也替他问过几门亲事，都因人家嫌他穷，一门亲也攀不上。正月里又问了一家，这家人倒也干脆，挑明姑娘破了相，五百块彩礼，一手拿钱，一手接人。五百块！这要多少票子来数！淑花一家却顾不得这些了。每天鸡不叫，大哥便摸黑到几十里外的大坡割茅草，抢在生产队出工前挑回来。尔后，一挑挑积攒下来，卖给乡镇上什么人家翻盖茅屋。淑花、淑贞两姊妹不分刮风下雨，腰酸腿疼，只要队里能开出工分，从不耽误一刻，虽然一个工并不值多少钱。回到家中，立刻又坐在打草鞋的木马前，直到深夜，眼皮打盹了也不肯歇一歇。妈妈呢，拖了十几年的病似乎突然好了许多。喂猪、烧饭，一手包揽下来，略有空暇还替女儿捶草搓绳。尽管如此，娶亲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彩礼还差一大截。

这天深夜，姐妹俩还在厢房里打草鞋。淑贞一双手被草绳

野猫冲旧事

勒起了血泡，草芒刺破血泡，草鞋上留下了斑斑血点。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实在疼得厉害了，便背开姐姐偷偷吮吮。突然，她的手被淑花捉住了，只见她眉头一蹙，二话不说，几下把妹妹还没打完的草鞋从木马上退下来，扔在墙角边。

淑贞生气地瞪着姐姐：“姐，你！……”

“睡觉！”淑花立起身，拍去身上的草屑。

这天夜里，淑贞发现姐姐像有什么心事，翻来覆去睡不着，从半夜挨到天亮。

第二天，淑贞一觉醒来，姐姐已经起床了。灶房里，妈妈在哀哀地哭泣。她一惊，翻身爬起来。走进灶房，更是诧异，哥哥没去割草，而是痴呆呆地坐在灶门边，那只装磨刀石的小竹篓还系在腰后。他木然地盯着灶洞，灶洞里的火苗将他粗糙的脸映得通红。

妈妈立在灶边，扯起衣角擦了擦眼泪，说：“只有这条路了，淑花懂事，也难为她！”

“不，我不能让她这样小就出门，这样，我对不起爹！”大哥痛苦地念叨着。

这时，门推开了，淑花端着一筐淘净的猪草进屋来，她看也不看妈妈和大哥，把猪草往地上一倒，随手扯过一块木板垫坐，伸开两腿乒乒乓乓砍起猪草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神情是那样泰然。

事后淑贞才知道，这天鸡叫头遍，大哥拿起扁担正要出门，却被姐姐拦住了，姐姐像谈一件家常小事似的向哥哥提出她要出嫁，还说既然人家可以要彩礼，她为什么就不能要？五百块，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要。

哥哥当时就哭了。

也亏淑花想得出，这在当时，却是惟一的办法。亲友们为

淑花寻到野猫冲的秦福，秦福虽然穷，但人老实，心也善良，而且有的是力气。在庄稼人眼里，有力气就等于有福气。淑花嫁给他是不会太吃亏的。

出嫁那天，妈妈哭得晕倒了好几次。淑花却没有哭，只是临到出门时，发现大哥躲开了，泪水才憋不住，簌簌地流下来。

果然，娘家的亲友没看错人，淑花的丈夫秦福做梦也没料到妻子竟是这样漂亮、能干。于是，野猫冲的秦老憨更是憨态毕露了。而淑花也适得其所，屋里屋外一手包揽。两口子的日子虽然清苦，倒也和谐。

只是，娶淑花的彩礼却是寨上亲友东家五块，西家十块凑给秦福的。诚实、敦厚的秦老憨第一次占了大便宜，害得淑花早起晚睡，帮他还了十几年欠账。

老憨悟出淑花话里的意思，咧开嘴嘿嘿笑了。

“还笑哩！”淑花瞪了男人一眼。

老憨止住笑。作古正经地问淑花：“晓得他们把田咋划法？”

“当然是田坝、坡上好耍搭配啰，未必光给你田坝头的好田？”淑花答道。

老憨说：“田坝我倒不贪，要是能多分几块，我宁愿要塄子上的！”

“哪个稀罕那些田，屙屎都不生蛆！”

“不怕，瘦就瘦点，满坡的秧青还怕壅不肥？说真的，你去开会那阵，就只要塄子上的田！”

“你少打这些背时主意，好生给我在家睡起！”

淑花说罢，在桌子边摸了一只酒瓶又要出门。

老憨慌忙说：“深更半夜，你还要出去做啥子哟！”

淑花把酒瓶一扬：“做啥子？你喝的那种药就要它来当引子。”

“你也少去广播，晓得人家公社准不准？”老憨劝说。他晓得自家婆娘的脾性，这种好事不过夜。

“我就偏要去广播，他们不准，怕要拿我砍脑壳！”淑花两条弯弯的眉毛竖了起来。

“唉！”老憨无可奈何地骂了句，“你呀，‘叫山雀’！”

— —

夜深了，要是往常，正是劳累了一天的山里人酣睡的好时候。除了那香甜的鼾声从一个个黑洞洞的窗洞里传出来，连狗也蜷在门边不动弹，也不叫唤。

可是今晚，情况却完全两样了。那已经熄了灯火的窗洞居然又透出了灯光，一家、两家、三家，啊，几乎所有的人家全起来了。怪，野猫冲的人是疯了？

原来，当周淑花——这只留不得隔夜话的“叫山雀”从一家家的窗洞前飞过之后，包干到户的消息传进了每户人家，立刻在野猫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急切改变贫困面貌的山里人来说，还有什么事比包干到户更重要，更吸引人呢？

你看，寨子东头邹贵家这会儿聚集了许多人，这些被一顶顶穷帽子压得透不过气的庄稼人团团围着一张油腻的小方桌，已经喝得半醉了。小桌上放着一大盘炒包谷花。这是山里人惯用的下酒菜。这里流行这样一句歇后语：包谷花下酒，一饱二醉。与往常不同的是，今晚这盘包谷花多少放了点油，看上去油光光的。盘子四周摆满七大八小的土碗。碗里盛有酒，酒不

纯颜色有些发黄，桌子底下塞满十几只酒瓶，有圆有扁，大多已经空了。

“谢谢邓公公呀！”

“八仙飘过海呀！”

“四季红彤彤呀！”

.....

这杂乱、震耳的吆喝声给人们增添了酒兴，一张张脸更红了。

十处打锣九处去的周淑花弯着腰，两手搭在邹家女人三嫂子肩上，笑咪咪地立在一旁看热闹，遇到谁输拳不认账时，便悄悄绕到那人身后，趁其不备端起酒碗一下灌进他嘴里，随后咯咯笑着跑开。

狭窄低矮的茅屋里弥漫着酒香和喜气。这时，所有的酒瓶全倒空了，一个个土碗也见了底。人们兴犹未尽，咂着嘴东瞅西望望，好像什么地方还藏着一瓶酒似的。

果然，壁跟脚立着一只酒瓶，半截包谷核塞住瓶口，里面还有半瓶酒。

罗老么勾下腰，伸手拿过酒瓶，身子还没坐稳，手里的酒瓶便被周淑花一把夺了过去。

“慢点，这是我找来兑药的。”

老么嘻皮笑脸央求说：“嫂嫂，借给我，明天我加倍找来还你。”

“还我？怕你淌猫尿还我！”周淑花把酒瓶夹在胳肢窝里，说，“这酒你憨哥还等着用哩！”

老么眨了眨眼睛，羡慕地说：“哟，憨人有憨福，我老憨哥睡在家头都有人找酒来喝，要得，要得！”

邹贵醉醺醺地说：“要是真兴包了，腊月间我煮缸酒，杀

条大肥猪，招呼全寨人喝个够！”

提起包干到户，人们兴致更高了。是谁大声嚷说：“嗨，干脆明年正月间盘条龙，给我们野猫冲开一开财门！”

“要得要得！”

“我算一股！”

“我也算一股！”

永富老者一直坐在旁边，他不会喝酒，却好闹热，一听说要盘龙，他那一张脸比谁都有光彩。在野猫冲众多的寨邻中，惟有他够资格称为老灯客，他自小练有一手耍宝的绝招，隔着长长的灯把，竟能使宝珠在灯笼里团团旋转，仿佛有根什么线儿牵动似的。虽然，这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但乍一提起盘龙，他一双手还真有些痒酥酥的哩。

他伸手往衣兜里掏摸半天，掏出几张角票，再掏掏，又掏出一个硬毫子，挤进了人圈往桌上一拍：“我先凑一股！”

众人慌了。三角五角，纸票硬毫子，一齐掏出来，砸在桌上。

邹贵连忙制止大家：“嗨，慢点！管事的都没找出来，咋慌凑钱呢？”

罗老么酒没喝够，心头好不安逸，他斜起眼睛瞟了周淑花一眼，说：“见风就是雨，婆娘的话都信得？”

“你咋说？”周淑花逼上前来，尖尖的手指头差点戳到老么脸上。“老娘的话信不得？那好，回头鬼才替你去说婆娘！”

老么慌了，连忙赔笑说：“哎，嫂嫂，捡到根棒槌就当针（真）了？”

原来，罗老么虽是排行数么，人却不小了，三十五六，还在打单身。其实，他人品并不欠缺，不跛不驼，在一般山里人中还算得标标致致的小伙。实在是怪野猫冲太穷，把团转几十

里的姑娘都吓怕了，谁愿意睁着眼睛往这穷坑里跳？最初几年，老么还无所谓，经常笑话寨邻哥子秦老憨趴耳朵，大男八汉遭婆娘管束得服服帖帖。这两年，他嘴巴不硬了，甚至还自嘲自解地编了段顺口溜：

人过三十五，
衣破无人补。
人家抱娃娃，
我把眼睛鼓。

正月里，他特地拎了一瓶酒、一封点心去秦老憨家，借口拜年，实则央周淑花做媒，替他寻一门亲事。热心的周淑花随时都把这事记在心上，无奈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家，这杯喜酒眼下还喝不成。现在一看惹恼了媒人，罗老么便着了慌。

“不管！不管！”周淑花佯装生气，眉宇间却掩饰不住笑意。

老么看出周淑花是在和他说笑，并未认真，便充起硬汉来：“不管就不管，过两年我罗老么奔伸抖了，还怕讨不起婆娘？”

突然，门被推开了，秦福出现在门边，拄着棍子，探头探脑往屋里张望。

罗老么趁机报复周淑花，笑说：“嫂嫂，讨酒喝的人来啦！”

周淑花眉毛一翘，风风火火地走过去，冲着男人低声骂道：“你魂落了！”

秦福悄悄问她：“你，你说了没有？”

“说啥？”

秦福着慌了：“唉，屋头给你叮嘱的呢？”

淑花顶撞说：“慌啥慌？这又不是开会，早得很！”

“那，你一定要记在心头哟！”

淑花不耐烦了，马下脸来：“少婆婆妈妈的。回去！快回去！”

秦福一跛一拐地走了。

周淑花刚走拢酒桌边，背后的门又被推开了，一股冷风吹进来，吹得壁上的油灯晃晃悠悠。这位豪爽、直率的女人火了，车转脸骂道：“你真是找魂呀！”

“炳江呢？我找他盖章。”进来的人却是会计莫元坤。他一只手提着算盘，另一只手握住一卷账页。

大家都不吱声了，一齐转过头去，盯着他手里的账页，屋子里连出气的声音也听得见。

“算出来了？分好多？”有人轻声问道。

莫元坤愁眉苦脸，一声不吭。

淑花走过去，一把夺过他手里的账页，翻了翻，弯弯的眉毛立刻竖了起来。

“啥子？我家两个人，拢共才分这几块钱？连给小桂芝扯段花布都不够！”

屋里的气氛立刻冷落下来，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突然被冲进了一瓢凉水。

“砰！”

一只酒碗重重地扣在桌上，裂成几块。邹贵霍地立起身来：“走，找张炳江去！再这样干拖，花布？尿布都扯球不起！”

“走！找炳江去！”

“走！”

“走！”

人们趁着酒兴，一哄而出，找队长张炳江去了。

三

闹嚷嚷的人声响过之后，屋子里骤然静了下来。许久，才由角落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唉！……”

刘二叔独自坐在屋角发呆。他不过挨边五十岁，头发却大半白了，嘴边的胡须因为没心思剃，留得老长，再加上一张焦黄的寡骨脸，更显出老相。

刚才，满屋的人兴冲冲地划拳打码，吆喝声简直要把茅屋抬起来。他没有参与，而是坐在旁边笑咪咪地看热闹，一面有滋有味地品着酒。这些年，他难得有这样好的心情，至少有许多年没有在公众场合像这样喝过酒了。和众人一样，生产队就要分开做活路的消息使他感到振奋，终年紧蹙的眉头舒展开了。只要包到户，再不是七个人八条心，他刘秉清再背时，也不至于连碗掺水的米酒也喝不上！这些年，他的日子实在过得太艰难了！俗话说：富怕偷，穷怕病。刘二叔正是应了这句话。本来在野猫冲二十几户人家中，他就已经穷到了箩箩底。偏偏越穷越背时，越穷越错拐，二叔娘一病就睡了三年。少一个劳动力挣工分不说，看病吃药，还得一张张票子数出去。拖得刘二叔像癞蛤蟆钻裤裆，更是蹬打不开。按理说，像他这样一个每年工分不少于四千几的勤快人，大女儿小碧又多少能帮补几分，供一个病人，也不会太紧巴。无奈队里的庄稼做不好，气力不值钱。年终结算，总不免要亏一大截。年复一年，竟成了全队头一个超支户。

现在，年终分配算出来了，一旦公布，进款的人家等着钱用，超支户就得把钱拔出来。可是，刘二叔这一笔欠款从哪儿拔呢？

刘二叔焦愁万状地盯着面前的空碗，刚才的喜悦全被这恼人的事冲淡了。大前年，二叔娘又有喜了，刘二叔愁得茶饭不思，懊悔头年县里的医疗小分队下乡来时没请他们动一刀！而一旦机会错过，悔也悔不转了，寨上的婆娘都拢来出主意。“叫山雀”说得好笑人：“刮掉！刮掉！我背你去公社卫生院。镇上不行，背你到县里！个把钟头，轻轻巧巧就弄下来了！”旁边人有的附和，也有的反对，附和的，因为谁也没经历过，说不出啥名堂，而乡下人最不放心的就是听来的事。反对的，理由就头头是道了，有的说，一滴露水一匹叶，生下来再说！有的说，户口？这有啥稀罕！不过就是每年领那几尺布票。有就穿，没有未必就打光膀了？旁边人是一句撇脱话，说完往山坡上一丢。真要呱呱落地，就不那么容易了，试想，一个没有户口，吃粮穿衣全无保障的崽崽将给一户农家带来多大的累赘？况且，野猫冲穷，哪一家不是吃了上顿望下顿？刘二叔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添丁进口了。迫于无奈，二叔娘自己找了些草根根煨水喝。结果，死娃娃倒是打了下来，人却再也起不了床。看病吃药，欠下生产队一屁股账！如今，火烧眉毛顾眼前，包到户也罢，不包也罢，毕竟还是晚些时候的事。他眼下得赶快想办法找钱！刘二叔心里一笔笔算起账来：二叔娘枕头角有三十一块八毛，这是以往推魔芋豆腐卖的钱。假使连头场天卖的在内，该有三十五块五毛了。唉，那两块七毛钱不该花啊！刚想到这里，他心头一阵酸楚，不，该花！说什么也该花！那天，他喝了碗包谷糊糊，抹抹嘴，准备去柳溪镇赶场，女儿小碧已经替他收拾好魔芋担子，正一声不吭立在旁边候着